

汪梅村先生集

汪梅村先生文集序

國初以來海內通人魁儒專門別派並擅不朽之業汪君梅村先生以掣經博物踵諸老後薰德主善不名一師其志行傳澹而貞確默守蟄晦逃聲氣利祿若浼用是以成其學汝奎耳熟大名心焉藏寫者久矣咸豐癸丑江甯淪陷先生閒關避地旅寄皖南之績溪僦然無所依倚空谷中弦誦不輟又六年其座主胡文忠公延入武昌節幕初至卽與文忠堅約不受辟署文忠別開儒館俾之校理圖籍此汝奎與先生訂交之始也文忠知先生深每侍坐燕閒輒與咨商政務及文忠督師皖北簡牘往復無虛日於時局裨益爲多先生所著書有禮服記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廣韻雅廣韻聲紐表梁陳州郡志水經注疏證東漢朔閏考皆厄於烽燹文忠爲刊其水經注圖以傳蓋避地

授徒所作者同治甲子

王師收江甯先生東歸都府仰先生名德月致餽廩曾文正師尤禮異之汝奎隨節東渡供軍餘暇恒相過從商推古今質疑辨難以爲樂時涂朗軒中丞守江甯雅重先生嘗謂汝奎曰此老未膺一命而繫心民物所言多通達政體未可以經生目之文正師曰志節若梅村其嚴君平陶泉明之儔乎中丞之知先生也不後於文忠若文正師所契許殆又超然意言之表矣先生之學大者在山川郡國典章制度蓋將達經術於政治雅不欲以文章自震礪其文章則鎔冶周秦漢魏旁及六代符采鴻曜宮徵鏘悅並世治經及工於文詞者莫能先也及門諸子以先生著書數十萬言旣羅煨燼其存者恐復散佚欲都萃而傳刻之執請再三謙謝不承最後乃稍出其燼餘之藁并癸丑以

後文字授諸子諸子各以意識別傳寫屬序於汝奎乃釐爲十二卷外集一卷商之中丞及諸知舊醪金付築氏其文字未出者尙數倍於此劄記掌錄驟難編輯此不足以盡先生其閒去取又或非先生意然重違諸子之請因不辭譴陋爲識其緣起并雜書先生志行及爲學之大凡以詒來者

光緒七年季夏洪汝奎謹序

汪梅村先生文集目錄

卷十 賦論釋

攝山賦

瀛洲賦

惑賦

石佛賦

追悼賦

兩鬼賦

馬言賦

觀坐禪賦

擬郭景純江賦

擬成公子安陽賦

擬鮑明遠舞鶴賦

魏相論

釋汪上

釋汪中

釋汪下

後釋車

釋緣中衣

釋帶

釋帛

釋岍冢

穀釋名

卷二 考 解

禹貢揚州疆域考

九江考

三楚考

三吳考

三國廬江郡考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解

六律正五音解

九河既道解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解

古者農卽爲兵兵寓於農解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解

無後爲大解

卷三 說議答問

三江說

伯男說

黃羊說

三命說

武不可弛亦不可驢說二首

紀伯姬耐廟說

女子耐於王母說

外孫主祭說

方光厚服稱議

答曾孫爲庶曾祖母後問

答姜爲其父母服問

答龔伽生歷代官制特進諸吏檢校行守試判知問

答洪琴西觀察三國廬江郡問

卷四 箴 銘 贊 頌

秦淮箴

廉泉書屋箴

坐右箴

夢箴示芝生

常惺惺齋銘

觀澄塔銘

鮑氏萬笏軒墨銘

簡贊

清贊

靜贊

悟贊

五賢贊答監利王子壽比部

封人晨門楚狂丈人長沮桀溺荷與七賢贊

感知已贊

鄧石如鶴埵敘贊

程汝翁像贊

清端宜民之頌

卷五 雜著

總招

招魂

說作文

記續溪山水

記聲詞二首

說蛟

同治上江兩縣志敘錄

增商例

卷六 記

竹山胡氏斯馨書屋記

胡映塘公祠堂祭田記

湖北胡文忠公祠記

二首

聽庭記

白雲書院記

金陵陶桓公祠記

惜陰書舍記

目錄
夢陰樓記

蔡氏家祠記

程博夫殉難記

重修江南貢院記

鍾山禱雨記

向張兩忠武公祠記

顏魯公祠記

倪公祠記

汪文毅公祠記

金陵崇祀總祠記

佟公桃李亭記

重修石步橋記

金家陂修子隄記

新建育嬰堂記

江甯府義塾記

崇善堂記

宗祀小軸記

亡室宗孺人畫象記

王緒峰觀察亦園記

辭廬記

二首

屈子祠堂後碑

興復救生局碑記

卷七 記事 序一

記張夫人逸事

記江樂峰大令事

記達什巴事

記吳木齋蔣文若事

記李太守事

記唐貞女事

重刊儀禮正義序

胡曉庭方言補注敘

南北史補志表後序

史準發凡序

讀史兵略序

胡文忠公撫鄂記序

大清一統輿圖序

楚漢諸侯疆域志序

卷八 序二 壽序

上海縣志序

同治上江兩縣志序

擬鄒氏水經注敘

聖廟禮樂圖記序

江甯普育堂志序

芻論敘

鴻雪因緣圖記序

顧子異文集敘

黔詩紀略序

金陵詩徵序

開有益齋讀書志序

江浦備徵錄序

金陵通紀序

廬陵黃氏族譜序

清泉劉氏族譜序

楚塘李氏族譜序

江甯元山李氏譜序

張漱泉六十雙壽序

不朽說壽湘鄉曾相國

程尚齋都轉六十雙壽序

桂母陳太夫人八秩壽序

田伯珊八十壽序

陳母楊太恭人九十壽序

錢母胡太淑人八十壽序

金母楊太孺人八十壽序

石東山觀察七十雙壽序

卷九 書後 跋

書洪北江貴州水道考後

唐魯泉手書題後

肇域志跋

附校刻商例

大清一統輿圖後跋

趙刻水經注跋

姜白石集跋

莫邵亭遺詩跋

跋汪紀君遺墨拓本

程烈婦錄跋

跋楊忠武公行狀

跋洪母蕭太宜人行述

跋繼善堂記

卷十 書 啟

上祁相國論祁氏得姓書

上胡宮保書

上曾帥書 三首

上李伯相書

上李雨亭制府書

與方存之書

與戴子高書

寄洪魯軒書二首

答甘建侯書二首

答羅雨田書

答高澹夏淵如書

上某制府求祀胡竹邨先生啟

卷十一 傳墓誌銘

湖北荆門直隸州知州蔣君傳

葉金甫家傳

殉烈兩女傳

種樗老人傳

方仲堅墓誌銘

湖南辰州府教授胡公墓誌銘

裘孺人閔氏墓誌銘

陝安兵備道上元何公墓誌銘

誥贈武顯將軍江甯周公墓誌銘

通政使司通政使貴溪朱公墓表

直隸候補道內鄉王公墓誌銘

大理寺卿臨川李公墓誌銘

戶部主事績溪胡先生墓誌銘

何子清別傳

卷十二 行述 祭文 弔文 祝告文 哀辭

先考妣述

自述

祭胡文忠公文

二首

祭曾文正公文

江甯士民公祭曾文正公文

祭莫子偁文

祭鍾山龍神文

弔采薇子文

公祭胡文忠公祠祝文

曾文正公祠成值公生日公祭祝文

忠義局祭曾文正祠祝文

鍾山書院享堂李公崇祀祝文

祖奠曾文正公告文

祭駱烈女告文

長女哀辭

仲女哀辭

余之質鈍喜多聞耆輿地然無成書緣家陷賊中僅免以
身泊吹簫荒野飢寒不能恤敢計其外琴西都轉念其勞
獨將死也使人索吾文以刊之諸君子搜無可得則舉予
曩者應試之作及酬應各篇以應之斯編是也自品亂後
之作筆記爲上語錄也詩次之詞又次之而文最下斯刻也
莊生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也然饋必先形之
成光惠卽由知之有建余感而益懼矣 悔翁自識

汪梅村先生文集目錄

校字姓氏

後學涇縣洪子彬

受業上元何忠萬

六安涂習恪

上元羅震亨

歙縣程錦徵

上元田曾

儀徵劉壽曾

江甯高泰來

金壇馮煦

江甯陳槎

上元朱桂模

江甯甘元煥

上元秦際唐

江甯甘壁

江甯陳作霖

江甯王治乾

江甯方培容

江甯翁長森

江甯何延慶

晚學生上元王啟樾

溧水朱紹頤

外孫上元吳松慶

上元顧雲

上元吳華慶

江浦侯宗海

外孫壻江甯石承恩

江甯甘塏

江甯石永熙

江甯葉文翰

六合王鴻圖

六合戴玉成

助刊姓氏

合肥李尙書瀚章

六安涂侍郎宗瀛

望江倪廉訪文蔚

涇縣洪都轉汝奎

歙縣程都轉桓生

績溪胡主政寶鐸

桐城方刺史宗誠

績溪程刺史遵道

合肥蒯郎中光典

上元方刺史胙勳

上元姚大令善寶

上元席大令元鑾

江甯李大令瀛

汪梅村先生集卷一

江甯汪士鐸

攝山賦

覽江乘之故區偉茲山之名秀絡蔣阜之屏藩俯臨沂之封堠
帶岷山而如玦被繁英而簇繡聳太華之三峰滙泉流於列宿
圓張蓋以象形珍采藥而益壽其中峰則最高峰也其南則上
掩霞關卓立煙表丹棧橫空以連蜷飛梁臥波而夭矯玉冠嶽
奇於翠屏玲峯淵渟於玉沼石像則法雨常滋金容則山花四
繞層臺則明月淩秋危巖則山雲忘曉修廊張翼而回翔三會
飛輦而幽窅其東則雨鈴風鐸石級雲梯窳堵苔覆舍利光迷
瑩白盛於無量陟紫峯于顛躋瞻慈容之騎象載寶相以怒猊
細備毫髮大無端倪緬徵君之慧業嘉仲璋之不睽瀉寒泉於

碧澗駕春雨之彩霓憩孤亭之雕檻睹太虛之璇題其西則有
般若之臺德雲之庵文殊師利之室觀音自在之龕樓見山而
傑立石疊浪而渾涵蛻龍伍伍雲虬三三其北則有霞心之盦
天開之巖幽居翠鎖紫盆碧巉鶴巢則萬松競秀虎洞則叢灌
載芟莫不周開山館高踞靈岳環植夏木四映春帆其泉則白
乳清流白鹿曉漲珍珠有聲雲根異狀品外則不染塵塵功德
則能供龍藏湖桃花於山腰結彩虹於川上比明聖之陂陀有
濠梁之清曠藻荇縱橫鳬鷗閒放簪纓修林紆回列嶂翼以茅
亭無須畫舫其植物則厓厓仙苓籜舒孝筴桂子香濃松風夢
盡隱謝鶴召棲憑鹿引形具首烏祥呈芝菌下逮長卿簡子神
官仙人之屬皆足以齊彭鏗祛癰疹鍊氣怡神與天爲準葢黃
環赤箭漆葉青蕤較之未允矣其藻翰則峒嶠神禹之碑浮屠

隋文之詔湘東則綵管才清江令則靈府筆妙小篆則騎省華
腴行楷則正臣焜燿萃茲邛之藝文極千齡之英妙其人物則
鴻鸞鳳舉鹿野龍宮元儒縱習道俗兼崇溫雪交占牙期契同
鵝版雖赴豹姿未終披榛薙草煎韭烹菰此明僧紹之舍宅釋
法度之高風也他若慧布慧侃智顗智聰法紹禪顯楚雲詩工
皆能宏暢宗旨崇闢眞空上繼迦葉下演天童猿江鶴樹之典
螭屈龍蟄之躬緇流貞遜冠我江東其梵刹則創始蕭齊繼名
功德書棲霞於碑陰邁衡陽於寺側溯大中妙因之名暨太平
普雲之刻崇報之院再更虎穴之額已蝕結棟憑林疏池斫棘
澗靜蟬吟厓虛鳥陟閣道飛甍檻楯抗翼琉璃萬簞金碧五色
株林鏡獄之奇玉闕金臺之飾平戚交橫橡稅如織祗樹布金
公輪削墨核其資費不計兆億釐

高宗之巡方有文端之屬

蹕建

離宮於山椒翦

茅茨於置驛則有

春雨

太古之堂

凌雲

武夷之室

夕佳之樓閣深

話山之亭秀逸紀

卷阿之

豫遊就

石梁之

化日皆勒

奎章咸蒙

丹筆欽

樂山之

至仁陋刻玉之無述百年父老之思

昭代承平之實至若時泰之志已佚興源之冊勵存夢斬尙而
吹角誇竺庵於律門皆彼法之糟粕非志乘之淵源敬維桑而
數典敢援筆而載言

瀛洲賦

昔有唐貞觀之初有上清羣真驂鸞控鶴而詣十八學士者咸
張瀛洲以誘之廣成子曰有山焉蓬萊之側方丈之東員嶠成

削而負屨層城嵯峨而爲宮架虹梁於瑤島通地道於閭風水
非聚窟澤異鴻濛元圃孕秀扶廣失雄元隴朔野耀眞峙其外
鏡火吉雲鳳麟錯其中其西則蟠木刻翠其東則暘谷霏紅南
則丹淵潁湍北則桑田蒼蔥蓋瀛海之環夫瀛洲者颺車羽輪
不能至鷁首蛟帆不能通可遙望而不可卽子其隨我參夫化
工乎學士曰余安里閭未暇此行也安期生曰城名不夜地卽
長春精鏐邃屋芙蓉闌青琳光碧陞楯嶙峋理命九老榼桷
輪囷層樓十二高與天鄰瑤臺九成上與帝親翠玉之題鏤空
琳珉紫貝之闕節比浮筠壁銜驪彩桷感魚鱗回廊複道迷易
鬼神右平左戚禮接介賓朱鳥啟牖紫絨布茵氓毫障匿雲韞
幕屯玃僅失巧犀玉辟塵建章狹漠阿房陋秦瀛洲之室是棲
羣眞子能處之壽命無垠學士曰余安蓬華未暇此居也河上

公曰崑圖蟠枝之桃玉門如瓜之棗移甘菊於酈泉植金莖於
瓊島李則玉華實運桂則壽靈香早圃刷千年之芝階種三秀
之草翠雲之葉紛綸聲風之木合抱林則丹剛融融樹則白環
爲鳥龍天矯而竹投鶴騫舉而松老鸞自舞而婆娑鳥爲使而
娟好騎白麟於諸天策青牛於古道役蜿蜒而守書釣連鼈而
傾倒白鳳黃鵠之樊瑤幹空青之堡此瀛洲之草木鳥獸也子
能隨我觀之乎學士曰余棲塵樊未暇此觀也武夷君曰星冠
戴雲幔張佩六出燈九光元瑤烏青霜裳衣六銖錦七裏披金
褕曳華璫太華髻垂髻長晨嬰冠綴黠揚鬘青桂佩紫囊長諸
子狹兩當劍分景璽金剛駒玉蚪翳祥鷄前太乙後軒皇陰桂
旗執瑞璋邀僊佐召子房進雲液斟霞漿獻黃露酬元霜玉醴
旨石髓涼菊醞赤桂燭黃鳳胎腴麟脯香祭猩脣炙螭肪雉有

莫鹿分膏筐以承錡以醵樂千春游八荒此瀛洲服食之樂也
子能隨我享之乎學士曰余厭腥腐未暇享此也容成子曰既
登延靈之臺乃召法嬰歌元靈之曲雙成吹雲和之笙徵新聲
於靈華傳隱語於飛瓊羅敷則青琴獨抱湘君則錦瑟遙橫八
琅之琅乍奏五靈之石繼鳴昆庭湘陰之間作步元鈞天之遞
廣倚羿妻之曲麗叶羸女之簫清驚鴻宓妃之舞乘爲素女之
聲弦繁管急音曼情傾竹肉柔靡絲微和平揣志練色迷衛感
榮節長音遠吭團氣輕飛泳仰思心魂蕩盈此瀛洲聲伎之麗
也子能隨我聽之乎學士曰余耽岑宋未暇聆此也東華真人
曰博箭投壺之迹燒金煉石之奇或乘鳧而累反或騎鯉而載
馳非所語於至道更何驗於元期伊真誥之麟炳證位業於雲
墀瓊笈紫臺之字左乙右庚之遺采鉛汞於龍虎調水火於坎

離夕內視乎靈府朝咽燕於華池陰何名乎姹女陽何號以嬰
兒甲癸書而作佩庚申守而勿疲覓其種於丹鼎仁飛昇於雲
達此瀛洲之內學願吾子其習之學士曰余習儒術未暇此學
也黃石公曰昔之經綸草昧天地豈臺如魚得水若龍需雲羅
四面之羔紘市千金之蘭筋猶且大悉從享寶鼎垂勳名高天
策道衍河汾矧夫躬逢

紉纓學殫邱墳珊瑚網比俊石渠謝文宜

木天之藻揆俟

瑣闥而草焚冠殫綬結鵲列鸞羣與夫懷鉛握麈殫見拾聞同
棲

溫樹樂去榆枌鳧趨景附虎拜餘欣此瀛洲不世之昌期也子
其有意於登之乎言未已學士跂足而望局促而云謂值

隆平之有象際函夏之無氛無他技者調玉鼎名一藝者賁元
纁惜丹砂之粗濁媿齊醮之紛紜安能名登寶笈身步烟煴鳳
文燦燦龍綬紛紛宜上元之見棄望

玉京而徒殷瞻五雲而雖遠期九轉而猶勤謝蓬山之舊雨幸
勉事夫

聖君

惑賦

知棘甘寢知鵲甘飲同聽弗聞同見弗審世曰畧獲此曰美錦
陷溺滅頂一之不爲甚旁人挽之絕裾及衽當是時也不思寵
榮及其先不思飢寒困其所愛憐混混沌沌非知命而任自然
焉非素位而樂其天也如悶如悶乍墨乍塞若有所者若有所
得心沈九淵目迷五色勿賊爲子惟火是宅日月炤而不知明

辟歷震而不聞聲指龍比爲奸佞兮入坎穽爲金城引虎狼爲
儀衛兮謂鳳麟之必無成濟三見而三伏桐半生而半死灰已
燼而不然塵經溼而不起雖自悔於暮年久難挽於逝水班紛
紛兮罹尤後生援爲深恥示海內之炯戒殷鑒於予兮無已
石佛賦代蘇都司森阿作

石佛嵐蚌屬也大者厘半寸小才一米成跏趺形淇漳間雨後
多有子食於逆旅主人出數枚成坐形立形臥形袒形帔飾無
不具其尤異者眉目媚好若一非人工也吾聞魚鱗水族陰精
秋盛月明夜寂隨感具足魏齊尙造象水盈物生肖形圓滿故
產此耶然造化之理形最在後同具官骸而未必皆仁知則同
具佛形固了無佛性也棖觸有夢賦以記之

同治九年老友楊
樸庵輾得石一內

透水成菩薩
形亦此類

膏轄南旋舍於濁漳僕劬馬厯息偃在牀月落星大舉燭無光
悵焉感舊懷若悼亡翩翩入夢作儒家裝被洋藍之諸子兮佩
萊石之玳瑁左馬尾之拂塵兮右蟬冊之縹緗韻肅肅而柏森
兮氣溫溫以蘭芳三揖讓而就賓坐兮迪予以生死之大綱曰
天生萬彙有蠢有靈依類成性特立亭亭氣滿其間如水在瓶
氣足質成美惡殊形埋以形肖如景於屏景無不善屏別芳馨
性化於內氣乃不全氣亦怛化其形始遷牛哀之虎杜宇之鵑
雀蛤鷹鳩異形殊天爲蝶栩栩爲周豈然練性不昧乃曰大年
三肅而退逝若飛仙系曰嗟尊者之嫫媿不苟今年不惑而矢
此童貞事本師以敬孝兮處同人以肫誠美籌策而鉤觚不懈
兮力井臼縫紉而內政成窵二氏之道術兮召風霆而孤魅平
盛年而遭无妄之灾兮慎四非禮以自持泊焉春非我春兮幸

師載之以鴟夷馬踏昭陽之不安席兮若梟囚負厲之傾危謂
旋歸必就於理兮命同魚肉之烹於釜錡星霜改而離咎兮已
寒燠之星移既卜居于任城兮益陳禮防以自維任純質而履
謙讓兮葆厥白而不淄方閉戶以自精兮悲悼失於厥師慘撫
鞠之同顧復兮報三期於恩慈忽同室之不肖兮詞兼涉於奸
私又非理之抑配兮并玉石而一之及天之未陰雨兮辭斗室
之總帷祈慈氏之余愍兮占筵蓍之繇詞雲紅拂拂以前軌兮
逴篤信而不孤疑乘丙夜亡之故人兮告以險巇之弗逾時因
同載而北奔兮得嘉兆於清淇爰誅茅之數椽兮藝菽麥以供
炊躬紡織於麻枲兮暇則讀三聖之書詩賦氣之修短莫能易
兮隨時化而無知惟所性之介介如恆兮踰百里而見夢於斯
生無燕私之詞笑兮沒尙啟迪而如儀感眷眷之情歎兮謹依

事而記之側釐

追悼賦

庚午

旅人南驚倦羽西歸月落在樹風淒入幃舊嫗掃室稚女牽衣
音塵并沒服飾本稀困於時命病在隱微蘊而內訌伏不敢飛
未能獲上死外何希嗟吾賢之寤時兮頌碩人之其頌德旣豐
而容非謙兮燦珠玉之有輝幼已背於北堂兮侍後母之芳菲
媿縞綦於陋室兮草心未報夫春暉樂老萊之潛曜兮執耒而
楚相可揮將鹿門之偕隱兮味至道之桂魏絜絜頌於金綺兮
陳俎豆之甘肥躍鯉魚於庭下兮汲江流於蘆碕致色養於舅
姑兮無宛若之助其音徽幸所天之迂執兮又悲母家之式微
無可典之衣裳兮無可質之珠璣無可餽之簞豆兮無可自斷
之寒機入厨下而作羹兮雇充黃口之朝飢二豎之跳梁兮無

泉刀以求醫幾聞良人之遠遊今日浣濯而不違鍼加密
於丙夜兮私忖度夫帶圍知余心之有忱惘兮暗執袂以嗟啼
示瘠苦之焦瘁兮云再見之不可幾善珍重以自衛兮庶上慰
於庭闈掃空房之一履兮或速卜丁壬之妃五女生而一兒殤
兮何以支若敖之戶扉歎宗祀之絕於今兮此自余之大非宜
世人之交謫兮初不愁於姑之戚父與弟之榮其交迎兮鴛鬼
馬之駢駢望題襟而過征兮閱余孤對夫夕霏欲一訣而倦鳥
無覺兮淒然悼存沒之莫能相依洎乎隨風漂逝兮若野馬之
絕轍悼此世之不保兮奚他生之足祈殺君者累弄瓦兮況貧
困之爲人譏亂曰與君別兮未半月芳徽淒淒倏消歇君德最
優不自伐桐棺綈衣若示罰眷予空館魂超忽若嘯若吟若補

兩鬼賦

善用人者無棄才至腐化為鳩而反不免則負才而露才揚己以召忌也

如是我聞帝坐明堂爰有兩鬼各求厥祥帝曰嗟來子位置汝
一曰精明狡詐深阻性特剽竊使汝爲鼠託處於倉是富穰黍
一曰糊塗既鈍且愚汝宜爲蚓莫江莫湖黃泉槁壤足容賤軀
厥後數年又謁於帝帝雖厭數仍爲之計一使爲蘭一使爲桂
桂生高嶺雲烟虧蔽樵者薪之雖香已斃蘭生幽谷榛莽拒閉
竟全芳馨不墜其世大小靈蠢受氣攸同德緣形異遇以用窮
甘食不淨鼠有何功芬菲遠播斧斫其躬爾蚓爾蘭幸以老終
拙安其拙拙德之豐巧市其巧環視交攻吾愛糊塗不求磨礪
縕袍粗糲其樂融融

馬言賦

東野畢爲哀公求馬北之冀野西之桃林得千里馬市以千金

是時日暮霜寒風陰班馬作別伏櫪談心彼馬謂此馬曰彼將
豐潔飼汝戎菽噉汝矣彼將玉勒飾汝錦障汝矣彼將料以
一品視汝列於天仗榮汝矣彼將良工圖汝文石形汝矣世且
於鹵簿中求汝吾且以草莽去汝矣地非垌野人非九方吾雖
在遠不能不念汝也彼馬鳴未已此馬大懼伏地不起汗下如
雨乃見夢於畢曰吾習廣漠長林不習游子之宇也子有美食
吾視爲鹽鹵也子冠帶吾欲吾應汝鼓也子驅策我欲吾左右
如組也子馳騁我欲吾中桑林之舞也吾齒加長於世無補雖
略識途他何所取敗子之名將實作脯野方執之絕轡出戶明
旦求之唐肆無覩故性有弗同物有其天或自命時中或安其
偏亦逢榮觀去若浼焉舉世非笑方自以爲賢微言旣絕大道
旣隱孰能正之以朱弦滄浪老漁听然笑曰鳬自蒼飛魚自潛

其進非貪退非廉各安義命全天年在朝在郊君自占

觀坐禪賦

月皎皎兮烟霏霏簾四際兮梁禽歸人語寂兮磬亦希靚隱約
兮垂法衣皓乎若芙渠出波植立而無依安乎若紫■亭亭而
陟陟始焉止觀流水落日光景非少焉鼻息調一出入之界浸
以微終焉死灰枯木一切泯從韋長明燼兮光不輝玉笋交加
瘦不肥紅菱一雙飾無璣灼灼其華露方晞德之靜若山巍巍
齊心大甘其庶幾出定禮見人其煩怪我倉卒讓且譏訊誰何
者啟其闢俾詩說禮爲鄂圻聞命踧踖愧悔無地兩手自搏潛
然垂涕各敬爾儀不敢爲戲

擬郭景純江賦

以五才並用水
流靈長爲韻

於廓靈瀛天彭是祖緣崖千尋濫觴萬古孕井絡之光曜阻汝

關之門戶滙中徠北岨之源浸蠶陵升遷之宇湔台縣虎以東
會沱由開明而西聚都安之壩塞河河郵之石如柱鄆郫流雙
廣都犀五淹若矢注沫濛繡組一折而東如龍如虎東則涪漢
澈湫宕渠喧阗犍犛之延西驚漢豐之彭南來灘則羊腸虎鬚
之險地則龜谿魚腹之堆赤甲白鹽之夾峙瞿塘滄頤之崔嵬
虧蔽日月奔迅風雷嶂翳午景城拂斗魁霜旦猿嘯雲朝神回
壯夔楚之天險鍾巴蜀之英才奔騰出峽如土斯摧繞丹陽之
故城送沮漳之歸艇北雲夢之澤廣南洞庭之地迥沅澧之香
草靡涯瀟湘之清流莫并巴陵既下浩淼無等界六代之巖疆
判三分之峙鼎夏后之二龍弭鱗湘纍之孤忠滅頂悼孫曹之
龍爭竟淪胥而莫拯由是長沙地迤豫章郡重沌口之洲渚橫
貫湘漢之九水并綜敷淺之原青橫廬阜之山翠共彭蠡之攸

居依然沔漢之朝宗可頌斬淩波清吳楚境統南北道分名材
足用遂乃過鵲頭經皖里歷柵口石梁之阻隘貫黃池于湖而
逕迤北則歷陽江都掩其表南則宣城丹陽覆其裏星躔牛渚
之墟人爲冠蓋之市邵伯珠湖以斜連石臼固城而密邇礪金
焦之嵯峨負南紀之終始左毘陵之名邦右崇川之故址貝璣
紛錯靈怪奇詭魚鹽沙積賦財山委高牆大櫟義冠跋履張颿
如雲轉運若水菰蒲蘆荻之材蜃蛤蝦蟹之美比櫛輪囷遠至
於海而不止當夫統矢中邦劃爲南國江油葭萌爲之屏雲安
彝陵爲之翼恃郢城之萬雉表齊安之四塞襄樊峙其崇墉淝
淮盡其武力分南徐南兗之州縈西豫西江之側滬濱倚其疆
南壽春藩其境北鵲觴簾之千艘混海天之一色洵巨壑之足
恃不在險而在德溯樓船之南下漂木梯而不停鐵鎖燒而愈

赤飛蓋入而皆青連石頭之建義暨壺豆之遺腥濟橫江而飲
馬爭采石而圖形廣陵之襟帶可渡金山之桴鼓不停莫不長
鋌彗日勁弩流星東扼黃天之蕩北拒濡須之汀莫豐功於萬
禩告凱晏於三靈至若內江外江分於蜀南江中江辨於揚白
蚌烏蜺異其號吳淞黃浦異其行孔鄆之注舛誤蘇郭之說紛
張宜折衷於班志式灌漑於炎方迨邗溝之既築及運漕之迤
長北閘芝闢南聯練塘淮河運翼漸漸相杭徐揚川瀆貫若珠
璣通漕利運肥仁効祥固不必鋪張物采實足增焜耀於江鄉
矣

擬成公子安嘯賦

原韻

聲以心生音緣器異或綴文以成歌或制曲以表事欲蓬勃以
作氣期敞閤以凝思紛搖演而放懷乃嘖嘖而寄志其始必屏

淫邪滌嗜好探要渺窮理與將往而復若寐斯覺蓄意滿懷擇
 地以蹈長轡南廊卽然發矚爾其始澎湃於蘇門繼惻慄於涖
 汜效寡鶴而引吭慕離鸞而削趾辨侈斂而威眉分清濁而合
 齒言內外以等哀聲鴻稠而四起撮合嚴於唇舌巨細判夫宮
 徵鄙籥笛於西方杜淫哇於北里既唱噦以駘蕩又紆鬱而難
 已渺眾樂以獨宣詎繁音之能擬罷周官之有誓停虞廷之諸
 器既合沓以盈耳吐參差於一氣徒觀其醺醺驛驛不假絃音
 孤雌夜淵別鶴朝吟蜩有裂而欲蛻魚銜鉤而將沈邁湘靈之
 錦瑟匹帝子之瑤琴一若天風湧洞山高溪深欲絕欲續不織
 不淫弗擇木於嶧陽詎假竹於山陰謠簫非幸聽笛何方鼻祠
 未善柯亭可藏卑三尺之膠滯薄六孔之慨慷伊一舒而一歛
 自或抑而或揚參園徑以歷慙慙闢畦之淫傷韻盈溢於十步

志橫潰於八荒節鐔于而不必懸大鏞而難望陋鐘師之考擊
卻金奏之高亮初轉喉以和囉後吐唇而奔放黠賓之鐵磅唐
無射之律清壯闡解震其鎚鉦翕舒伸其朗昶硜硜石音無資
磬錯借銀鏤而何曾問泗濱而不作緩急條其疾徐寒煥變乎
南朔曲玉振於擊拊奏清角於大漠且夫柷敔蹲盤太古曲也
鉦鐃蟠紆刻感速也春牘以相波連屬也操若鋸牙響緝續也
鄰茵繚糾發空谷也剝剝十千駕斲木也啞啞啾啾甕黃鐘濁也
哥𠵽嚶𦉳旁迂俗也若夫始叩鉦震高山倏岌峇盪長川終駢
田激清泉雷殷殷聲娟娟呼轅鞠誓延連探喉睢肆張口聯棉
羌謦謦而瞑茵思將率於燕然况乎銀簧玉管河東之匏緱嶺
白鶴邁奏羸簫春禽樂而啁哳秋蟬悽其嚙嘈弄舌厲齒脫葉
秋凋希數纖眇不素有條至乃范土鑿空暴墳有制離爻中虛

坤象音滯一怯一險若留若逝漫衍詭譎捷獵悶厲惟輔頰之
翁闢備八音而冠世匪下里之哇咬洗靡靡於廊衛亂曰嘯之
興也元雲紛緇闇無色鱗喁駟仰蜎太息伯牙振指變忘食鸞
皇安翔嬉交翼比物取象莫終極

擬鮑明遠舞鶴賦

原韻

覽羽族之紛錯欽鳴皋之靈禽抱淩霄之逸翮蘊沖舉之遐心
慕鸞鶴之呈瑞陋時鳥之好音卑孔雀之炫彩邁仙侶而追尋
修頂便娟傲骨英多纖趾渥赭露目凝華排鳳翼之差池竦龜
背之修姱體積素而澡雪頂耀丹而生霞爾其回翔洲渚自舞
清池十步晚啄千仞遠羈提左攜右前行後卑將翔忽集欲合
仍離至若子晉秋思泮邱暮年調笙繼嶺采芝洞天流長吭於
江夏濯修翎於流泉矯輕翼於丹嶺回禹步於碧山若夫衛軒

春麗華亭秋廓金疊夕張霜翰暮落始雌伏以歛翼繼鷁退而
寂漠條雪翻之奮迅訝金睛之閃灼隼搏擊於雲霄鳳翥集於
阿閣勢頽頽而鵬驚節疾徐以雀躍況乃雌雄有遇進退交推
長脰其轉戢翼讓飛回眸借注宛頸相依嘆晉琴以競爽翺吳
市以同歸若乃魚梁風寒青田日暮雪話長橋露零遠路惜倦
翮之難飛顧隻影而獨步飄零田券之荒根觸故山之趣則有
禿鷲伴影宿鷺分形方高掌之微撫已鍛翮而吞聲勉素練之
搖曳懶白雪之縱橫翅翥空而仍低翎僂屏而不密惜察察之
高姿與翻翻之皎質鰲魚苗而爲生豈鷗羣而能悉昔鷺侶之
同驂今鷄羣而立之媿孤雲之無求舞迴風而莫持將匿影於
華表勿奮翼而遐思緬羊公之賞識終氈毼之可恥欲遐鷺而
呈技豈歛翮而中止鄴鶴鵠之獻媚非山雞之足僂捐在林之

恩怨慕大隱於朝市披靈質之一品追黃鵠之千里

魏相論

甚哉班固之妄也公孫宏著其詐張湯著其深刻而魏相則謂
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此如蓋寬饒之喜陷善人而以爲國之司
蕭望之之狷狹而以爲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方進之殘賊而曰身爲儒宗不知此三人陰鷙殘刻甚於張湯
宜同傳也來俊臣李林甫之流而稱之如此不知相蓋色厲內荏比黨巧佞之徒耳
本傳謂其嚴毅不如丙吉寬蓋兒康峭以察察爲能者也本傳
武庫台自免則恐霍光聞之曰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是其往
也丙吉援之交結許伯許伯入新第檀當是時孝宣從民間入
少府之沐猴舞相不効者以許伯也
踐大位內忌霍氏芒刺相亦不得志霍光
光下相光死相因緣許伯奏封事
廷尉光死乃封爲昌成君光死乃封蓋廣
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光死乃封蓋廣
漢亦不得志霍氏所謂羣不逞之人也言春秋惡宋三世爲大
夫因以劾光所以迎合帝意此矢所以報也帝喜其知微遂以

爲相地節三年丞相韋賢以老罷歸相之逼也丞相致仕自賢始賜金及第一區嘉其見機也蓋帝與相秘謀久始發爾

相既得位是年遂族霍氏光傳宣宗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

日久內不能善霍光妻顯謂禹雲山今大夫魏給事中他人一

閒女能復自救耶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又曰今丞相

用事縣官信之又曰於是始有邪謀矣可知霍氏之禍相激成

之也地節三年丙吉爲御史大夫所謂同心輔政也要斬趙廣漢廣漢本傳致杜延年罪延

傳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魏相即奏延年未貴用事官職多姦及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苑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

官削戶二千深刻殘虐文致趙杜及人告其賊殺思所以厭服天下不辜觀其自殺傳婢可見

者遂以甘露鳳皇神雀鸞鳥之屬愚瞽黔首甘露者唐太和之

椎輪鳳皇神雀者臧文仲之爰居黃霸之鵠相死丙吉相前後五年吉死黃霸相

前後五年霸見鵠而欲效之爲張敞所彈鳳之說遂止蓋帝亦浸厭薄之矣實皆王莽之符瑞王欽

若之天書爾貶宋疇所以鉗諫臣本始二年相爲大司農三年爲御史大夫是年斬趙廣漢

以立威四年左馮翊未曉以議鳳皇下王旦美珠之意也患在

彭城未至涼師不足美貶爲泗水太傅一人則賄之患在眾口則禍之其術始於趙高之馬相以地節

三年相閒歲爲元康元年自是之後甘露鳳皇之屬三月輒來

神雀三年相死而遂絕何相之德之盛也相以地節三年相閒

月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二年三月神雀集泰山六

月詔前年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萬數過屬縣四年三月神雀

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露降甘泉泰畤苑中上林苑神雀元年

三月神雀翔集二年正月甘露降鳳皇降京師三年魏相死其說

乃止至四年二月及五鳳三年兩詔甘露相相九年傳僅兩疏一

露鳳皇神雀鸞鳥之言蓋回顛上文相相九年傳僅兩疏一

諫伐匈奴尙爲稱職一則太昊司春荒誕之談爾所謂表采易

令者如今跡其平生則本傳甚稱上意一言足該其奸深巧詐

之術士言其狀而後世以爲賢豈不以其甘露鳳皇之瑞哉金陵昔時方

皆有孔雀錦雞余客彭城縣署中孝鳥數萬旦夕啞啞翔集四

月輒去更人云方春將子也疑魏相時神雀蓋如此南多鳥北

多獸蓋七之渡江民聚觀之以爲異漳衛以北則常畜也出塞

則以萬計矣濟之鸛鶴天津橋之杜鵑記所無也鳳皇來儀亦

此類爾爾都孔翠羣飛交管林邑黎象爲畜使當草昧初啟之時有逸入中土者亦將紀之爲瑞矣黃霸之鵠可以比例觀也
釋汪上

言汪氏者有三曰汪芒氏之後也曰魯成公之後也曰唐越國

公華之後也

羅穎新
安志

余維姓氏之學不傳於今唐人舊牒惟有

元和姓纂亦非完書其中汪氏已闕言汪芒氏之後者祖何氏
姓苑其書今不傳惟見於廣韻注云汪汪芒氏之後新安人此

說家孟慈農部辯之詳矣今不錄

大旨謂廣韻姓氏急就篇通
志世族略古今姓氏辯證並

云如此按魯語汪芒氏之君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
爲長狄氏史記孔子世家作釐姓釐與僖通卽晉語黃帝之子
二十五人爲十二姓是也然左氏云鄭瞞由是
遂亡杜注云長狄之種絕則非汪芒氏之後矣或曰汪芒氏古

諸侯有國者且千餘年非有豐功厚澤未易如是之久也卽其
後亦何害僑如等之見於左氏則列國侵伐勝負之常魯之戰
也常不勝後世未聞諱之若以爲狄也則今之吳楚春秋亦蠻

也何不諱之此不必辯者也

舜東夷文王西夷豈諱之深哉

余曰不然辯之者

不敢妄誣其祖也按左氏文十一年傳鄭瞞侵齊杜注鄭瞞狄

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陸氏曰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

爲汪芒氏準諸魯語及僞家語專車對鄭瞞爲防風之後無疑

且往來齊魯宋衛晉潞之郊其國當在赤狄白狄之閒直今順

德真定大名之界必非居國也顧嘗疑之防風之君固豕韋大

彭之列唐虞之命諸侯也

據禹會塗山則防風有國當在其前

何以目爲狄也防

風之國在今浙江湖州府武康縣東南十里

據元和志

封禺之山迄

今有廟祀焉

太平寰宇記九十四湖州古防風氏之國也史記云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卽此也又云武康縣

古防風之國防風山在縣東十八里按封禺山據今浙西水利圖考實在今縣治東南也疑古防風之君歷

唐虞夏商以迄於周子姓有北遷者出入邢趙能得其人心遂

君其國是爲鄭瞞鄭瞞者狄語還音字如後世匈奴突厥之類

非周天子之所命也故從而狄之如仲雍於吳衛滿於朝鮮
黎氏阮氏鄭氏於安南其君固華人也謂汪之得氏自鄭瞞前
與則先儒固未言其氏汪也自鄭瞞後與則以國爲氏宜爲鄭
若瞞不得曰汪也此可爲農部之證也其曰魯成公子顓以公
子爲汪氏之始者則又有辯謂公子以王父字氏則魯未有字
汪者以官氏則官未有名汪者汪訓深訓廣訓大皆於官名無所麗以邑氏則魯
無其地况潁川郡漢地理志注云秦置春秋無此名也此今譜
之謬也羅鄂州汪王廟攷實王伯厚姓氏急就謂魯成公次子食采于汪因以爲氏汪喜孫云魯地之見于左氏及穀
梁注者凡百二未聞有汪也魯人以邑氏者通志氏族略所載
若臧邱費卽柳匡管鄆卽卞及落姑瑕邱嬰相莧裘亦無汪且
魯公族受氏者若左氏所記之敗展臧邱施及仲孫子服南宮
叔孫叔仲季孫子叔公鉏公父東門仲氏子家諸氏又藉夫論
氏姓篇所載榮乙華蟠后服及公山叔何子我子士公巫一則
公之子于子言子駒子雅子陽公析公石諸氏無汪氏也一則
曰唐越國公之後夫汪之爲氏始見于檀弓汪再見于唐書高

祖紀

通鑑

三見于李白詩汪世所共知者已不止越國況自隋

至忠武

越國

且千年支分派別不知凡幾即以忠武論豈無昆

弟從父昆弟再從父昆弟者何以言汪者專祖忠武也按隸續

州輔碑陰有故府掾汪直字元孝又金石萃編卷廿六梁始興

王碑有西曹吏汪美宗卷二十七北魏洛州鄉城老人造象碑

有汪謙之汪孝養卷八十八金剛經石幢題名有樂安汪孝昇

卷六十七龍興寺經幢題名記有汪景復汪氏之見於唐前者

甚眾亦不得皆祖忠武也金史姓氏解曰古里甲漢姓曰汪則

金源人有氏汪者亦不得云其後無人也

羣書拾補補遼金元藝文志有御史中丞

汪壽昌隴右汪氏世系勳德錄又有元肇慶路儒學謹按春秋

教授休甯汪松壽字正心汪氏淵源錄十卷今皆佚

文公二年傳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及彭衙杜無注疏亦不言

其地考其年春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

彭衙城卽漢書左馮翊衙縣也汪當在其左右徧考史記秦本紀及諸地志皆不詳其處高江村云汪或曰在澄城或曰在白水按彭衙旣在郃陽西北則汪當相近其詳載春秋地名考實士鐸疑秦之大夫有仕於汪者其地爲秦所取因以爲氏蓋故國舊君之思也汪之爲氏其以此與然不可考矣

釋汪中

今之爲謹學者言汪悉祖忠武然忠武當武德之初至天寶二

年吳縣有汪鳳

見太平廣記一百四十卷

德宗時續溪太微村有汪節

見九

十宣州涇縣有汪遵

一百八十三

皆舊謹所無不知系出忠武否也

元之汪世顯系出鞏昌更非舊謹所載卽以舊謹論古唐之謹已異全椒全椒謹以質與融爲二世古唐以爲一人全椒謹忠武之三子曰達達之孫曰勗尙口口公主然新舊唐書則天后

惟安樂公主一人蕭淑妃有高安公主下嫁王昺亦非汪昺也
全椒謚融之子秀山秀山之子三曰震渙泰霞之子二曰思言
思立古唐謚則秀山二子子震生思立思言約舉其略已相矛
盾自此而外舛訛益多夫徽郡聚族而居有宗祠以聯之而其
子孫追述其世次已不能一又況益追而上溯其得氏之始哉
歷算家自漢以來皆先求積元秦氏所稱演紀是也繁重委曲
彼此謗駁至郭太史創立截元法卽以辛巳見測爲主而立諸
應以消息之一洗前古之錮至於今不變愚維謚學不可復明
維子孫各以所紀始遷者著於篇以爲支祖餘從蓋闕是亦別
子爲祖之遺義也夫

釋汪下

江南之俗凡昏禮各書郡望冠於名氏之上沿唐人重族望之

意也而汪之郡曰平陽故老相傳不知所出典記也余嘗疑之謂爲汪芒氏後與則漢曰會稽郡於唐爲吳興郡也謂爲魯公子與則漢爲魯國唐爲魯郡也謂如姓苑所載新安人與則於漢爲丹陽郡唐爲新安郡也謂將求汪地之所在與則漢爲左馮翊唐爲馮翊郡也皆與晉州平陽無涉也寰宇記載族望於州郡下亦不詳汪之郡望豈適在所佚卷中與蓋嘗論之唐時人多上箸謚牒亦嚴故舉郡而知其族如隴西趙郡之李清河博陵之崔試舉某郡人已共識今則偏僻鄉堡猶或聚族羣居至於省會城廂主客糺雜遷徙靡常甚或改姓桂吳敬賜姓劉趙之族類不分李則概曰隴西王則渾云太原舉餘列郡悉從類芟柞誠有如竹汀錢氏所譏者亦自誣其祖矣余意不若各舉所居見地或緣飾以故名庶乎名實不淆猶不失先民之意也

以江甯論城廂則言某縣某坊
四鄉則某縣某鎮或某村之類

右釋汪三篇亂後已佚同治四年十一月揚州同年劉伯山
毓崧舉以見眎因錄存之以記少作之概士鐸記

後釋車

戴東原有釋車專釋經也今爲釋史曰輿謂之路又謂之輦其

箱謂之蕃

換文

箱上之板謂之望板

箱外有織成衣其上有金塗飾

其上倚者

謂之較

金薄繆龍爲輿倚較上起刻曰曰重較

較上木反出者

謂之耳

或青或赤或黑使君高遷箱前之板謂之汙板

裏有金

箱外衣謂之帷

塗飾

式畫以虎若熊所謂文虎伏式者也後漢志有諸侯王倚虎伏

臂詩之機周禮之輿

式前之鈴謂之和行地者謂之輪

即伏苓也史無之

輪有洞朱輪及朱斑輪

回幅者綴輪繆龍繞之車心謂之轂輪牙謂之軛

轂兩轆者蔡邕云轂外復有一轂抱其外乃復施轆貫輪者

抱網置其中按此與重牙重較一例似刻為篆文也

謂之軸輪心容軸謂之縱容軸頭之銅謂之沓其緹謂之軫車

內材之協也以緹綱廣八寸長注地繫輿下任正穹曲者謂之

軛軛以雲直者謂之轆車皆一轆二端橫木謂之衡軛上之飾謂之

左右駕車之軛謂之軛上飾以龍曰龍首軛軛上之飾謂之

箱中建有者謂之幢繫幢旁列幢中建有者謂之杠杠餘皆青

杠上謂之蓋蓋用翠羽曰羽蓋根重翟羽蓋蓋有系有四維杠衣

蓋用黃裏謂之黃屋蓋上之帶謂之隨陰蓋有鈴有綬有衣蓋

弓謂之檠亦謂之蚤爪同所謂華蚤金華飾弓也葩蚤者飾花

子花箱後所建謂之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旒杠謂之竿箱四方

所建謂之闕戟闕令迤者五兵也式內之木謂之案案車內之

木謂之牀立牀皆有衣轆衡軸之末曰五末日金塗馬冠曰金鍔廣

各五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也鏤後謂之方釳馬髦冠後有鐵廣數寸中央

三孔以置馬當顙謂之鐫刻金謂之鏤錫頸下當膺大帶謂之

翟尾爲飾勒勒謂之盤盤樊也帶下懸者謂之纓以五采屬爲之鹿尾金

玉帶下之鈴謂之鸞一馬二鸞四馬入鸞帶上金飾謂之鑣鑣以象謂之

象鑣馬勒旁鐵曰鑣象鑣用也鑣下懸有兩掖者謂之幘幘謂之扇汗龍

總沐升能象鑣用也左騂背上旄謂之左纛以龍尾爲之大如白馬者朱

赤扇汗其鰭尾絳系車前之障謂之鄣泥八幅長九尺此路車也皆立乘謂

之立車坐乘曰安車車櫛謂之闌車耳之上蔽塵謂之輶竹爲

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一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

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此見後漢志周禮之蔽詩之弗說文之

輶即車各車蔽前謂之屏星屏星謂之屏泥以簾爲之謂之通

輶車有幡者謂之軒飾以虎皮曰皮軒車上交架材謂之棟梁

小者謂之柅櫛承塵謂之仰仰亦謂之蓋安車有箱謂之壁苑

謂之後戶車由後登也茵謂之隱膝壁上窗謂之萌萌謂之望左右各二萌謂之四望二萌謂之夾望通幰之萌謂之三望車外衣曰帷裳青色車上蓋衣曰檐又謂之幰古曰童容以系絡之謂之交路又謂之絡青色垂者謂之流蘇以其四面屏謂之軒車後宮非法駕則乘紫閣軒車無幰以其衣蔽無後幰曰輜衣也輜並有車後此坐乘安車也分而釋之史所無者蓋闕如也

釋緣中衣

古人中衣無不緣者深衣目錄疏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士祭服中衣用布閒傳疏麻衣純用布無采飾也有采飾則爲深衣緣以素則曰長衣緣以布則曰麻衣有表則曰中衣檀弓練衣喪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此如今夾襖上深衣具父母

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疏純袂緣也廣各寸半深衣之下緣爲裼其傍側之緣爲純邊既夕禮云明衣纁綈絺注在幅曰裨在下曰絺深衣目錄疏曰連衣裳而緣之以采也可見吉凶中衣無飾者較今人華矣古人朝元端夕深衣故其不苟如此

又曲禮冠衣不純素是冠有緣明衣緇純是明衣有緣士喪禮記明衣裳纁綈絺注飾裳在幅曰裨在下曰裼是裳有緣士喪禮襲有緣衣注黑衣裳赤緣之謂緣是襲衣有緣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素衣朱襮元端中衣用綃素衣朱綃毛作

朝服中衣用布吉服中衣用采疏諸侯有黼領丹朱爲純是朝祭服有緣玉藻天子諸侯素帶終辟紉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

率下辟是大帶有緣又云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革帶有緣又云童子緇布衣錦緣是童子衣有緣士晷墁纁裳緇袍緣也

是嘉禮有緣女纁祔注以纁緣其衣是新婦衣有緣雜記下韞

在旁曰紕在下曰純在縫曰糾糾以采純以素紕以爵韋是韞

有緣紕六寸左履人赤纁下黃纁青句士冠禮元端黑履色從

元青紕履頭總縫中紕純緣邊純博寸純黑之是履有緣

又雜記上其輅有祔注韞甲邊緣疏色用蒨雜記下纁祔注祔

裳下緣襖也以絳爲緣故云稅衣纁祔也喪大記紵五幅無紕

疏紕謂緣識爲識又黼荒疏以黼緣荒邊爲白黑文此喪車也又畫

荒疏畫爲雲氣於荒邊是凶禮亦飾土喪大斂時兩邊無膝法

釋帶

帶說文紳也言其下垂者男子鞶帶鞶大帶也革帶亦有鞶帶之婦

人帶絲婦人無市象繫佩之形其象一帶也門緩維也繫帶之

者故其文爲佩必有巾說文巾佩巾也从巾一象系也男婦皆

用象形也左佩紛以拭器說以拭手所謂佩用也

說文紛馬尾韜也紛楚謂大巾曰紛即從重巾此言巾之形也
紛也紛帨巾也皆有組貫之以象結結者大帶之左右有紐如象
上之紛帨口以象市其紐以象結結者大帶之左右有紐如象
之用紛束帶則并左右兩紐故曰并紐既并則用組約之約結
也既約而垂其組故曰并紐約用組也組之垂者即名革帶之
之爲結其長三尺市紳亦長三尺故曰紳紳結三齊也革帶之
蔽曰市君朱大夫素士爵頭色皆以韋爲之上古衣前蔽前
而已詩采芣疏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藏前後知蔽後
者席地而坐如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之意也或曰古
下至于膝下以備沾濡如今人之飯單在冕服曰蔽腰以市以象
之一象革帶口象帶一象系之市系于革帶而玉亦系于革帶
組革帶加於大帶之上大帶博四寸而革帶博二寸大帶用
禮服之帶也中鉤中此帶之鉤也韻會韋說文蔽膝也方言江
淮之間謂之韋或謂之被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說文幣覆
自關東西謂之蔽膝禮服曰鉤卽赤芾以配冕服也他又曰韠
說文所以蔽前備濡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肩革
韠也

帶博二寸

一命緹韠再命赤韠士緹韠說文韠茅蒐言其色也
韠所以防捍言其用也又韠注韠乃合韋蔽韠不合

乃其不同者鄭所謂韞之言蔽也按許書無韞字似無合韞之
解但辨之於色許鄭異義而許義爲長又按肩革帶博二寸以
上許氏語此六字乃黃公紹韻會以玉藻增成之又有佩印之
言其肩系於革帶頸廣五寸而肩則廣二寸也
綬綬綬也毛晃增韻印組也綬綬轉注字應劭漢官儀曰綬長
法天地人此佩玉之組也佩玉者佩玉有韞韞韞五尺五寸
轉相結受佩留其係漢徐廣曰今名韞爲韞韞韞韞韞韞韞韞
半之佩綬相迎受故曰綬漢加官印綬長三尺二寸與綬同系而首
如應氏言印若王之組曰綬長三尺二寸而上有環鑄環鑄一
邊接於綬綬長丈二尺也綬佩玉也綬綬也卽組與綬異施而
易其名徐鍇曰卅其帶上連屬結束處象系佩之形也冕服素
皮弁朝服元端皆緇帶此垂紳之大帶系紉紉諸物者也玉藻
大夫大帶四寸舉卑以見君與士同也又云緇帶君朱綠大夫
玄華士緇帶二寸再緇四寸者言革帶也君朱綠言兩耳以上
辟蠆以朱下以綠此王侯之帶元華緇帶皆言其色此革帶者吉
與玉者雜記上公襲朱綠帶申綬加大帶於上先言革帶者吉
凶相變其大帶之色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君素帶終辟
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不終辟也士練帶朱裏終辟君素帶終辟
及垂之三尺矣練亦素色緇不用裏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言
未仕者之帶色

古者吉凶皆二帶士喪禮設鞶帶疏云生時有二帶死亦備此

二帶此尸有二帶也喪服經直經杖絞帶傳曰直經大搨左本

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此經又曰絞帶者繩帶也鄭注要經象

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奔喪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是喪服亦

二帶也世或不察故卽字以明之其文固上象大帶下象革帶

也大帶用緇緇革帶用熟韋上下之色不同故又目爲雜帶大

帶之紳禮曰肆束約又帶紳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以其

不利走趨也人長八尺腰以下得四尺五寸又三分之用其作

結所垂之組廣三寸長與紳齊亦三尺所皆大帶之飾也組說

屬凡系皆可謂之組非伊垂之帶則有餘是也皆大帶之飾也文綴

維上奪屬字蓋組綴異名同物維系異名同義大帶系裳上

用紐結束之說文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又曰結締也革帶系

帀一象革帶門象鞶一象系也所謂象其連鞶有緣純也今緣

在旁

兩邊

曰紕在底曰辟在中之縫曰紃此較之飾也革帶又系

佩

印及玉

佩市之維組皆曰綬說文

維也

此加大帶之上盛禮之

飾也

組綬今之絲纆大約組

組

又按繫襦謂之蔽邾蔽邾齊魯之郊謂之衿按禮雜記繻衿釋

文引王肅云衿婦人蔽邾衿一作襜詩采芣不盈一襜

所謂繫

今帷帟也

有事則服

緇衣齊策史記

張陳

列傳之蔽則男子之帷帟

也

按佩玉又在市之上

其上橫者曰蔥衡衡珩同其中行爲大珠

其左右兩行中並珩者爲珩方形其下爲半璧形曰瑀

瑀凡三行皆以組貫小瑀珠聯之曰綬而上屬於珩天子白玉

公侯山玄玉世子瑜玉大夫水蒼玉士璫玫玉一二命幽玉

黑衡

三命蔥玉青衡說文瑾瑜美玉也孔子佩象

釋帛

玉衡環五寸左右佩用之佩也

任侍御大椿爲釋繪徵引繁富然其書乃未成者故蕪雜復衍

不得主名暇爲董而理之曰釋帛說文帛繪也繪帛也大宗伯

以帛爲大刺取原書無所增益況以今制使可識別

凡以麻葛布古以絲來布也曰布以絲曰帛山絲非帛之別曰

素織無文者曰文織成文者曰采文素之曰繪今采畫者曰錦

染采絲曰繡今皆仍此名古重素後乃尚文其絲無弗陳惟

今紗之縑絲或不盡陳原六十七名而縞五縑四絹綾素勑各

三織羅綺織縠紡綃阿紗鮮支各二皆無決擇今次爲十三名

上四十一名餘如紫廣雅玉篇類篇云絹也縠類篇云文縠

說文布也一口粗絢廣雅玉篇同類篇大絲曰綃紫縠也玉

篇同絳說文素屬廣雅類篇同縠廣雅練也皆他無所見而縑

當爲麻未練治縑也惟張揖以爲絹也總爲帛青色巾車注青
黑色以縑爲之爾雅青謂之葱此以色言不當入縑內故皆刪
之而存其縑帛練縑錦縠絢絳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縹
以類次之不載其注
學者可取原書閱之

帛之大名曰帛

玉帛之類

曰縗曰縗曰素

即無文之縗

曰紬曰鮮厄

言其色

鮮明說文廣雅急就篇注

同不必分爲二也餘做此

今曰紬縗

紬者古作縗字

生絲織者絹

古所

謂紬內司服素紗注縗也古作縗字

尤細者阿

今有

書絹衣絹燈絹其疏者縗縗同今日縗屬

贈用束紡據雅以紡爲紗廣韻果韻俱云

絹屬原引廣雅絹謂之絹今釋器無此語

縗縗同今日縗屬

生絲織之曰紬

紬亦朱衣皆以羅是也今有庫紗西紗雲條紗一曰

紬所謂羅紬也漢書元帝紀齊三服官注春獻冠幘紬爲首

其紬服紬素冬服輕紬夏服故曰齊紬所謂白紬素出齊魯也

別曰縗

兼絲

今曰縗

凍絲織之曰紬

古曰紬

今曰紬

其素而細者紡

聘禮注

今曰縗屬

山繭織之曰繭

今厚者

縗

染以綠縗粗者大練大帛今繭屬

尤粗者曰縗

曰縗

今曰縗

縗也今曰縗布

粗繭雜麻若綿織之曰絲布

古曰縗當作縗

今曰縗屬

細絲工織之曰紬今甯紬於古爲細極矣此所云宮紬乃尤細者
者綺唐曰細綾今素者綃今一曰縠見檣弓今紬屬今仍有亮花
別官紬蘇紬

織如紗而熟絲者羅今杭古曰縠尤輕者織今代元羅今羅屬

較紬而光澤者綾今有板綾花古曰綾今綾屬

采絲織文曰錦古曰織曰錦今錦屬同

以采刺文於帛曰繡今蘇繡古同今繡屬

生熟絲織文曰縐古無今縐屬有線縐湖縐

經尤多者或有萬七千五百經者萬八千經曰縠有貢縠府縠

別以采織者廣二尺八寸至三尺二寸不等曰縠有貢縠府縠

摹本古無之始見宋書范蔚宗傳而盛於明又按今會典載

五采裝花縠經絲一萬三千二百根八絲暗花縠同暗花宮紬

經絲九千九百根五絲素縠錦縠問縠俱九千三百五十根

羅縠八千四百根暗花縐縐俱五千六百一十

根暗花七里絲石門絲屯絹俱五千七百二十根素屯絹三千

三百一十五根暗花廣紗二千八百六十根線紗一千一百根其經絲爲至少此織造定例也民間紗羅紬縠經絲多寡之數迥不相今綴屬

謹案續漢志載絹錦綺羅縠縐帛六名縐縐錦綺皆絹素類羅縠輕軟類也三服官

遺之北史周高祖紀令庶人非朝祭服惟得衣紬綿紬絲布圓綾

紗絹綃葛布九種唐六典載織紉之作十曰布絹紬紗綾羅錦

綺網詳未而戶部載羅錦綾段紗縠紬之屬唐書地理志載彭漢二州貢縠

紬線之作四曰紬釋名紬抽也抽引絲端線絃網則非今之紬也

也

附士冠緇縱廣終幅長六尺注今之幘梁此注引漢地理志齊

紬江充傳注同又引釋名紬徒也粗可以篋物也令辟經絲其

杼中一間并一間疏疏者荅荅然并者歷辟者而密又云後世

白紗帽其造象按釋名釋采帛之按釋名釋首飾纁以韜髮者

纁今之羅狀所謂纁紗包頭類也六尺終自頂直上折而下盤之如幘

之梁

今婦人髻曰髻梁其遺象也

廣無定

終幅所以結髮多寡不等故梁之廣亦不等

約博寸益

如幘梁之廣矣任氏所引乃證纒之物不可以證幘梁也

所云白紗

幘尤

○按纒爲粗絹而三服官以進御與服志亦以爲展笄冠

注引通俗文曰

故論語以爲儉於麻與

續漢輿服志爵弁注引

布爲之則其經二千八百八十縷下亦引論語此文知純儉於

麻惟纒與三十六升之布爾後世白紗帽亦以纒爲方目紗之

頭紵者亦疏薄其原於此與

釋幘冢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山川不能自名至禹始名之

平土川流有變遷山地則

山川古今如一釋地以禹貢爲主禹貢梁州岷岷旣藝史記集

解引鄭注曰岷冢山在漢陽西

後世釋地以班志水經爲主而

漢水所出者爲岷冢故曰岷冢導漾東流爲漢至水經沔水出

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注沔水一名沮水關駟曰以其初出沮如

然逕沮水成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河漢者也山海經所

謂岷冢之山漢水出焉者山經荒唐本不足信或卽此沔水所

出東門谷之山名猶未失班志武都沮縣沮水出東門谷南至沙溪入江此自言河水耳俱未有誤誤在釋漾水不啻其山名而反以嶓冢山加於西漢故水經亦承其誤而大謬耳即西漢所出與漾本同一山亦何以舍禹貢之本名而錯亂加之張冠李戴以成結也豈漾水所出之山豈然班氏何所見西漢水而乃禹之誤嶓冢乃出某水所出之山也然班氏何所見西漢水而加以嶓冢東漢水反沒其名也班以西漢所出之山爲嶓冢於是鄭氏承之以嶓冢在漢陽西水經承之而以嶓冢冠西漢水之上皆班氏始之也程秦之不信班氏鄭承班氏之誤也氏西漢水其見卓矣然禹貢無名班氏始誤云隴西郡西縣禹漢陽西者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西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於是通典承其誤曰秦州上邦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中江漢既非漾水不知班氏何以加之嶓冢之名也又不知於氏道水何所據而去其嶓冢之名也此如勘案班今爲是正之曰嶓冢山也氏能易其是非能易其姓名乎今爲是正之曰嶓冢山也在漢氏道縣上邦之南武都隴西接界之地在秦州西南氏道西和東成縣以北正武都隴西接界之地在秦州西南氏道者此爲白馬氏地胡身之注通鑑於氏以畧陽當之正成縣東南禹貢嶓冢導漾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按鄭此言也

不誤誤在承班氏不言出嶓冢山耳班志氏道縣禹貢漢水所
出至武都爲漢其武都縣注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
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漢中沔陽縣云沔水山武都東南入江班
氏此言亦不誤東漢水之源曰漢水漢水卽東漢水也所受氏道水卽
武都合東漢谷之沔曰漢水漢水卽東漢水也所受氏道水卽
漢水也至江夏爲夏水入江導山云導嶓冢至於荆山鄭注荆
山在南郡麻沮又云內方至於大別卽導漢水之山也又逾於
河史記集解引鄭注或謂漢爲沔卽此也班氏尙於氏道縣下
云嶓冢山禹貢漢水所出云云則後世無所生其疑矣元和
志三十九秦州上邦縣嶓冢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漢水之所
出也東流至沮縣今畧受沔水東流爲漢水東流爲沔水今畧
爲漢水至沮縣今畧受沔水東流爲漢水東流爲沔水今畧
陽東南沔縣漢之沔陽縣也漢爲漢之西北源沔爲漢之東南
源蓋二川合流耳然漢山嶓冢在成縣北沔出東南谷南北相
隔鳳縣界地焉此今所謂東漢水也古無西漢之爾雅水自漢
出爲潛禹貢沔潛既道正義引鄭注云潛水其尾入江漢耳不
漢而曰江漢鄭知潛不入漢故首不於此出潛此句亦誤如所
從江漢朝宗合名之例書之焉首不於此出潛說則道不出漢
而尾入江漢者多蓋漢西出嶓冢當云東南至巴郡江州縣入
矣何以爲潛也

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鄭此誤亦由班氏班志嶓冢山此大謬

也出嶧冢西麓者水本無名今名曰西漢水者

水經漾水注引漢中記云嶧冢

以東水皆東流嶧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嶧冢

自於西和縣

爲分水嶺卽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地勢然也

東入潛水後人以潛水之故加以西漢之目故書云浮於潛逾

於沔入於渭言自嘉陵江至今保甯陸行逾漢中沔水出秦棧

今猶由此道不至畧陽者葭萌以上山

倘以嶧冢爲西漢

至渭

河水湍悍多石不任舟行惟通竹簾也

則可逕至成縣不由秦棧逾沔矣惟禹不以後世出嶧冢西者

爲西漢故不記水所出而以爲潛不然則白水羌水皆入潛者

今鳳西

也亦得目爲西漢乎蓋漾水未會沔之前至故道

今鳳西西南其

枝津西南爲潛

今西而正流南行過沮縣會沔東流爲漢耳

水疑水經漾水注兩當溪南合沮水枝津於廣業郡者卽漾水

以下通上承武都沮縣

正流酈欲附會班氏遂謂此沮水枝津

沔水故

之沮水卽沔流注於兩當溪虞詡爲郡漕穀布從

沮陽至下辨

成縣

山道險絕水中多石此水也此水水經注入濁

水疑濁水卽古之漾水也

水經注記濁水源於濁城北在班氏成縣之北卽嶓冢山之東麓也

之氐道水水經以爲濁水於槃頭郡入西漢卽古之潛水也

誤以上流爲濁水下所出之山卽嶓冢山而嶓冢山西麓所出流爲沮水枝津者也

者漢水

乃入潛之支流耳

今誤以爲正流矣

水經記潛水也西漢宜於

廣業郡鳳水之南曰漾水又南枝津西南出爲潛水於槃頭郡

曰潛水又西南某

今西漢水

入焉水北出嶓冢西麓云云則無誤

矣今數千年來糾纏莫辨由班氏以嶓冢冠西漢水而氐道水

不加以嶓冢之名由是鄭氏承之以注經常璩承之而加嶓冢

以漾山之名

常云漾水漾山出武都氐道縣

常氏又謂沔出嶓冢台白水卽濁水

爲西漢則又以沔爲西漢矣

誤而

水經承之曰漾水出隴西氐

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數語精確之至然實冠

於西漢水之上殆亦知西漢之爲潛而脫簡其文耳不然則誤

之至者矣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立嶓冢縣屬華陽郡地形志云有嶓

冢山於是承訛益甚蓋後魏知漢必出嶓冢而不溯其西北之

源漢水僅以沔水爲其源故以所出之鮒魚山爲大兩山東狼

谷爲嶓冢至隋氏大業中並改縣曰西縣則主名全易矣於是

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通典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貢漾

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蓋武德二年分利州縣谷縣之通谷鎮立金牛縣而魏所名之嶓冢山入

縣故括地志亦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里今其地爲金牛縣南羌州之東北界也宋初寰宇記云嶓

冢山在三泉東武德四年分縣谷縣立三泉縣實麻初省金牛縣入之故南宋人輿地紀勝

云郡縣志郡縣志也漢水出西縣之嶓冢時仍有隋氏舊縣也

通鑑地理通釋及元大一統志並云嶓冢山在大安軍之西宋

道二年升三泉爲大安軍紹興二年軍改立於西縣界以三泉隸之後又省三泉入軍故志云在大安軍也今甯羌州西北大

安驛金牛驛之北也元漢中府志嶧冢山在甯羌州北九十里
降爲大安縣明曰沔縣漢中立甯羌衛成凡此所謂嶧冢皆後
州乃沔縣之羊鹿坪洪武中立甯羌縣也
化二十二年升爲州南四十里之山也又有劉澄之庾仲雍
魏之嶧冢縣南至甯羌州九十里也
常璩閬中許慎呂忱之說劉澄之云有水從阿陽縣南至梓
水此蓋涓涓山澗細流與下文庾氏通關水一例潛之小焉者
爾庾仲雍云東漢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或曰此通谷水也所謂
關者元和志開城在金牛縣西三十八里云水經漾水注引常
璩華陽國志云漢水有源東源出隴西武都縣道縣漾山爲漾水
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武都縣道縣漾山爲漾水
設萌入漢始源曰沔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如班氏之說據
此則班氏一語之誤送使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如班氏之說據
崑崙至氏道重源顯發則更荒誕呂忱謂又以漾出獬道獬道
在涪北更爲無稽之或附會求其相通或並問其所出更不足
談矣許氏說前已引之秦州西南成縣東北歷禮縣東南西
辨今西漢源發西南流自秦州西南成縣東北歷禮縣東南西
畧陽西非東流爲漢之義今沔始出南流西漢西南流惟濁水
東流合經義○誤始班固水經而承之者歷代相沿遂多紛結
胡東樵攻之是也趙東潛極調停之祇形詞費改爲此釋以正
之亦二千年來新奇之語也○鄭注於地理甚疎孫淵如所集

尚書馬鄭注中如治梁及岐引地理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夾右碣石引常山九門亦自知其今無此山而言蘇有碣石三江謂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為中江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九江在潯陽南皆合為大江沱潛既道云潛水其尾入江漢爾首不知此出陪尾在江夏安陸大別在廬江安豐弱水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大任在河內修武德之界濟沆之水與滎播澤出大入自此東匯澤為彭蠡漢與江關轉東成其澤矣此皆顯播澤出大入自此東匯澤為彭有不能鄭氏之為圭臬失鄭氏之真矣人各有之說

穀釋名

管子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尚書大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淮南子劉向說莖同穀禾米粟大名也高書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史記正義引月令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之古者未有粒食而有粒食同稷而先種之月令注鄭注引舊說謂稷說文稷也五穀之長亦尊而先種之長白虎通同鄭注引舊說謂稷說文稷也五穀之長稷五穀之長白虎通同鄭注引舊說謂稷說文稷也五穀之長言先又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種也又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繫傳中下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後漢書祭祀志下註引有和字

江集

五

月令章句云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皆言稷二月種八月熟也顧其穀麤而歷時久良邦箋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稷賤者食稷爾金玉藻曰子卯稷食又言稷食菜羹左氏所謂麤則有之也且宿麥在田故種之者少種者以備盥實故其種後不多見與今時月種之穀小米黃米高梁皆五月種丁巳二月以高粱玉黍麤於績溪至四月不發掘而視之腐矣詢之農人云草木物皆須四月底五月初早不能生徒腐朽之爾按南土燠猶如此北土可知程氏云鳳陽人二月種高粱曾詢之鳳陽人亦無此事說文又云秫稷之黏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呂覽審時篇言得時之禾黍稷麻麥十二紀言春食麥夏食菽中央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又有孟夏當麥熟仲夏當黍熟仲秋當麻季秋當稻熟淮南子天文訓載稻菽麥禾地形訓云汾水宜麻濟水宜麥河水宜菽雒水宜禾渭水宜黍江水宜稻又云東方宜麥南方宜稻西方宜黍北方宜菽中央宜禾主術訓又云張中種穀火中種黍菽麥室中種宿麥鄭注疾醫云麻黍稷麥豆注職方五種曰稻黍稷麥菽天官書有麥稷黍菽府漢書食貨志顏注大戴禮盧注素問靈樞占無秫惟管子地員篇有黍秫菽麥稻內則菽麥黃稻黍稷菽惟所欲皆以秫爲稷先鄭九穀并程氏以北數稷秫誠誤後鄭去之是也然去秫加菽亦未確也

人呼高粱爲秫秫呼其稽爲秫稽謂舊名之在人口世世相受

因以高粱爲稷然今北人呼蜀黍之屬者曰秫秫花其生者亦

曰秫秫豈蜀黍亦稷乎

古人重黍稷故稷雖不美而占地必種以供祭後世率以稻麥則人不種稷而

種黍以其不占麥地而稷之類亦遂因以亡矣

爾雅秬黑黍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注黍黃粱也尙書大

傳淮南子說苑並云大火中種黍菽夏小正五月種黍菽麋說

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

酒禾入水也

醴

黑黍一稊二米以釀也秬一稊二米稌麋也麋

稌也

今積溪人呼高粱曰蘆稌蘆言其形似也

說文及漢書律歷志注皆言十黍爲

象及象黍爲律度量衡豈以黃米而不以高粱與

黍亦八月熟而月令五月

登黍注不得其說以爲舊舊黍蔡氏以爲蟬鳴黍蟬鳴黍今未

聞蔡氏之言未知所出近姜氏兆錫以爲黍實始熟於是月則大謬今諸穀無五月熟者疑此農乃登黍天子乃以糴管黍十

一字乃仲秋以達秋氣之下本文後人誤系於仲夏爾蜀黍則

一種今江甯曰玉蜀黍積溪曰苞蘆穀譜一曰蜀黍亦曰高粱
言其苗相似也一日蘆粟一日荻粱開西曰稻黍蓋蜀大也苗
蘆稔一曰木粟一曰大稷一日荻粱開西曰稻黍蓋蜀大也苗
似黍而實大以苞見者故曰蜀黍五月種八月熟程氏謂使古
律今存亦古器而已以之作樂豈能同和天地乎萬事由此出
明樂由此興天下國家由此治格神人和上下此則聖人之神
明不在器數之末也又言求古尺以定律未必得也即以黍言
取大小勻者排之更取一勻者排之以定律未必得也即以黍言
粒糧之必不合矣如隋律思志載梁表鐵尺律黃鍾副別者長
短口空圍徑并同而容黍或多或少蓋聖人制法於不齊之中
求其齊足以利用而已不必
不差毫釐也此則通人之言

麻胡麻胡大也與戎菽蜀黍同非本草所言也九穀考所引皆
之麻與此同名異物詩執麻加之何之麻八月載績九月叔苴
者也其味苦見甄權藥性論而程微君親辨其味微苦而辛非
可食也費為麻子周禮作漶漶非泉實之為葩也邈人朝事之
者也費為麻子周禮作漶漶非泉實之為葩也邈人朝事之

南北農人未聞食麻也

宜為脂麻

稻說文稌也沛國謂稻曰稌稌稻不黏者杭稻屬即稌耗稻屬

按

日稌今作糯不粘者稌今日和
此穀南北無異至今無異說

旅雕旅一名蔣

說文

周禮膳夫食用六穀食醫牛宜稌羊宜黍豕

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此外不經見後鄭以先鄭稊稷並

陳乃去稊而加以旅然旅非古中原所產

菰蔣草也根曰葍今菰菰八月食者莢草

之莢四五月食者余辟寇陶家後詞人所言雕菰之飯非農家

常穀也後鄭疑誤當易以大麥麥之有芒者以釀酒作飴亦有

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農桑輯要白藋節可

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其類別有麴麥又有藋麥

皆非二麥乃其名

同者爾南北皆同小麥來也此二麥南北古今無異農書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

方日迎日秀秀後六十日成此皆藋麥也其類有春麥可春種南

春麥未也胡曰藋莖曰莢荏菹餅或菹疑卽豌豆公食大夫禮

大豆銅芒牛藋羊藋禾薇注藋豆葉也采菹箋菹大豆也葉以

爲藋也也小豆荑也野生小豆色黑曰檣廣韻作豈亦作藋同今人每礥

豆

梁說文米名也

米言其仁穀言其穢稗苗言其始生之草粟與

禾者有以代梁者詩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然有不指其本名而言

禾二月始生八月而熟也呂覽審時篇得時之禾是也在葉曰

穗此皆諸穀大名程氏梁有黃黏者也白黏者也二種內則

粳稻梁白古者與稻並重故今猶南人食粳北人食白梁小俗

黍黃梁玉藻沐稷醕梁言醕則其種不多猶今人糯米少於

不改也玉藻沐稷醕梁言醕則其種不多猶今人糯米少於

田亦言黍稷稻粱則粱宜入九穀可知詩鴇羽不能黃黍稷不

能振稻粱甫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曲禮黍曰緇合粱曰糲其

稻曰嘉蔬聘禮八簋黍稷粱粱夫之慶曲禮黍曰緇合粱曰糲其

夫禮宰夫設黍稷稻粱玉藻沐稷醕粱粱夫之慶曲禮黍曰緇合粱曰糲其

稷程微君言呂覽審時舉粱逸稷其十二紀又舉稷逸粱月令

淮南同之而莊南天文地理淮南子勝之三訓又言禾不言粱稷素粱

亦言稷不言粱因言呂覽淮南子勝之三訓又言禾不言粱稷素粱

班固服虔孫炎韋昭璞之流言稷者冒粱陸德明孔穎達賈

公彥顏師古承之是由唐以前以粱爲稷不知乃粱也由唐以

後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黏者爲粱皆非稷也因定

稷爲高粱然高粱以釀酒或不間釀酒也高粱種於五月稷種

以二月也此不然者一也又以黃米爲黍黃米雖黏以爲餅餅

不開釀酒且有黑黍未聞黃米有黑者也此不然者又一也以
禾粟梁爲一不知禾粟乃大名也而以爲今小米則確特又引
說文禾二月始生八月熟之文小米二月生乎徵君久於北方
豈不知之此不然者三也至麻引臬麻之文則不然者四臬
後鄭之說則不然者五
九穀之中誤者過半

程徵君九穀考頗有秦延君說堯典之累其言亦未必皆可
信予曾刪定於強吾大懽樂中同治癸亥以前未愜謂民食
不應忽少一種程邵二君與余前言皆誤也蓋稷乃高粱梁
乃小米黍乃黃米其秫乃凡穀之黏者大名如稻有秬有穉
又如高粱續溪人有二種其赤者米蘆稌不黏以釀酒其稍
白者名穉蘆稌以爲麴食而黏甚其卽秫之謂與其赤者深
赤而近黑卽黑黍也

汪梅村先生文集卷一